



罗炳辉的故事

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

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

罗 炳 辉 的 故 事

世 晨 编 写

江西人民出版社

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

罗炳辉的故事

世晨 编写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3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印刷公司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5.5 字数9.4万

1979年9月第1版 1979年9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 1—14,000

统一书号: 10110·123 定价: 0.43元

编 者 的 话

粉碎万恶的“四人帮”以后，社会主义祖国满园春色，欣欣向荣，少年儿童在党的关怀下，正在茁壮成长。

少年儿童，今天是祖国的花朵，明天将成为建设祖国、保卫祖国的主力军。孩子们渴望学习先辈的革命精神，继承和发扬革命传统。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为了满足孩子们的要求，我们编辑出版这一套《革命先辈的故事》丛书。

这套丛书，通过故事形式介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艰苦创业的丰功伟绩，描写他们可歌可泣的战斗历程和壮丽的斗争生活，歌颂他们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艰苦奋斗、甘洒热血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以激励孩子们向革命先辈学习，继承他们的遗志，把自己培养成为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

这套丛书，由湖南、湖北、江西、陕西四省人民出版社共同组织出版，是写给初中和小学高年级学生读的，力求写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为少年儿童所喜爱。我们热诚希望革命老前辈、作者、教育工作者，都来支持这项工作，共同努力，把这套丛书编好。

第一章 “路在哪里”

—

这是一九一四年隆冬的一天。

晨曦微露，阴云密布，在云南彝良县这个群山环绕的小小村庄上空，大雪纷扬，狂风呼啸。

随着几声狗叫，从村西奔出一个人来。他猫着腰，一出村就上了西南方向的田间小径。

他跑啊、跑啊，不抬头，也不回头，一个劲儿往前跑，眼看就到山脚下了。忽然，他听见隐约传来的鸡叫声，似乎受到招唤一样，停住脚步，直起腰，转身站立，凝视着那风雪弥漫中的村庄。

他中等个头儿，骨瘦如柴；一脑袋又黑又粗的头发，乱蓬蓬的；蜡黄的脸庞上棱角突出，眉浓眼大，嘴角微微上挑，看样子年龄只有十七、八岁。他穿一身补丁摞补丁的黑色夹衣单裤，光脚着一双草鞋。显然是一个贫苦农民的子弟。

狂风卷着雪粒打在他脸上，但他依然毫无感觉似地凝望、凝望，一串串热泪顺颊而下。忽然，他眨巴一下大眼，挤断泪水，一跺脚，抬起胳膊，在脸上抹一下，转身要走。

“二姑爷，你、你还要……”早已立在他身后的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颤声抖气地问。

年轻人没有开腔，只是点点头。

老人放下手提的粪筐，拉住年轻人，又象劝说，又象哀求：“别走了！天下乌鸦一般黑，哪里都没有穷人的活路呀！……”

“岳父，坐着等地主老财整死，就不如跑动跑动寻条活路。我咽不下这口气啊！”

“那你撇下老婆、孩子，不是叫他们娘儿俩等死吗？”

“不，我去投军，我罗炳辉总有出头的一天，象城里那家寡妇的两个儿子一样，非带人回来打死王海三一家不可，……”

这罗炳辉从小就是个吃了雷公胆子的角色，天不怕地不怕。有一年年关，王海三听讲他家挑了几担稻谷回家，就派狗腿子找上门，说罗炳辉父亲夏收时在他家打短工让稻谷淋了雨，霉了两担粮，要赔；下午又派管帐先生窜到罗炳辉屋里，说什么秋收时使坏了他的一把镰，要交赔偿费，……千方百计，要把罗炳辉家的一点米粮挤出去。罗炳辉的父母不仅白白送了几担稻谷给王海三，还端茶敬烟、说尽好话赔不是。事后，母亲抽抽噎噎地对罗炳辉说：“孩子，这真是剝了身上的肉送给王海三，还不准说声疼。你长大了要替爹娘出出这口气，

我们死了才能合眼呐！”

“啊呀，你疯了吗？谷都挑走了，还说什么？少说几句吧！墙外有耳呀——你要把全家人都害死的。”父亲一边制止母亲说话，一边赶快跑到门外，看看有人偷听没有。

罗炳辉当时没说一个字。隔了不几天，他望见王海三走过来，就在他经过自家门口时，有意把一盆刷锅水向他身上泼去。王海三暴跳如雷，破口大骂：“贱种东西，瞎了眼吗？”

“谁叫你往这脏水里钻的？”罗炳辉立即顶上一句。

王海三扬手要打，罗炳辉一低头，从他腋下钻过去，边跑边回头叫：“是老子泼的水，你要怎样？”

.....

罗炳辉十二岁那年，王海三把一只死猪崽扔进罗炳辉家后院，却又横四霸五地硬说是罗炳辉弟弟打死的，强逼他父亲赔一担稻谷。罗老爹害怕惹事生非，明知冤枉，还是忍气吞声赔了钱。罗炳辉气不过，指着王海三的鼻子骂：“拿钱塞狗洞，不如拿钱去打官司。”

王海三气得眼斜鼻歪，一跳三尺高，挥拳踢脚朝罗炳辉扑过去：“小贱种敢在太岁头上动土！”

罗炳辉边跑边骂：“老子长大要飞起来，杀掉你这狗娘养的。”

王海三迫罗炳辉不着，转回来，揪住他父亲的衣襟，一通拳打脚踢。罗老爹护住脸颊顾不上腿，嘴里一个劲儿哀求：“您老息怒、息怒。那贱东西小牛不识虎，等我捉来送到府上赔不是。……”

罗炳辉一不做二不休，真的跑到彝良城，托人向县太爷告了王海三一状。

县太爷升堂审案，见被告是豪绅，原告罗炳辉倒是个小孩子，惊堂木一拍，想来个下马威，把罗炳辉唬回去：“好大胆子，状告当地豪绅，无理取闹，先给我打几板。”

罗炳辉立在当堂，指手划脚地大声说：“不问我告什么，就要打板子，这不是同王海三共辮裆吗？”

县太爷没想到罗炳辉人比他的公案桌子高不了许多，胆子倒蛮大，好奇地问：“读过圣贤书吗？”

“三年私塾。”

“既然读过圣贤书，就应明理。我问你，孔圣人曰‘非礼勿取’，你怎敢私偷王老爷的猪崽？讲！”

罗炳辉看看坐在一旁的王海三，气不打一处来，撇开县太爷，走到王海三跟前，用手指着他问：“你家的猪崽为什么不关到猪栏里？”

“小贱种你又胡说，你怎知我家的猪崽不关在栏里？”

“那它怎么会跑到我家去？”

“这还用问，是你家偷走的嘛。”

“偷了不是养就是吃，为什么要把猪崽打死扔在后院菜地里？”

“啊、啊……”王海三瞠目结舌，回答不出。“啊”了半天，这才眼珠子一转，凶声凶气地大叫，“猪有四条腿，自己会跑。你家见了，就该送还给我。为什么私自打死？”

“猪进后院，不走前门，难道会爬墙？就算是猪崽自己跑到我家菜地里，那它吃了我家菜秧，你也该赔。”

“这、这……”王海三又急又气，脸上红一道白一道，豆大的汗珠直往下滴。

罗炳辉接着就把王海三平日横行乡里的罪恶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直说得王海三大叫“这个官司不打了”。

县太爷在椅子上东一歪、西一扭，好似屁股底下扎了刺。没奈何，只好鼓起劲训斥罗炳辉几句，把案子判个平头，喝令衙役们将罗炳辉撵出公堂。

罗炳辉一边往外走，嘴里一边叫：“什么‘明理’不‘明理’，这可真是烂泥糊不上墙，公堂讲不出理。官绅共裤脚，我们穷人就不要活了。”

.....

日月如梭，光阴似箭，一晃又过去五年，罗炳辉十六岁了。他日日想报仇、夜夜想扳倒王海三，当面也骂

了，官司也打了，可就是王海三还是那样作威作福；他一家和村里别的穷人仍然糠菜半年粮，做不完的苦工、受不尽的劳累。怎么办呢？活路在哪里？

这天，有人从彝良县城带回个消息，说城里有个妇女，二十来岁就守了寡，苦熬苦挣把两个儿子拉扯大。可是恶霸谢介成见他们孤儿寡母无依无靠，就变着法子要将两个孩子抓丁，强逼寡妇到他家做佣。两个小伙子实在受不下去了，一怒之下，双双跑去投军。后来，他们随着本连回到彝良城，就带一伙人把谢介成痛打一顿，将他家东西捣个粉碎。谢介成告到县长那里，县长坐着轿子去见连长，却被一伙当兵的赶出门外。

“对，一物自有一物治。当兵去。”罗炳辉听到这个消息，两只巴掌拍得雷响，自以为找到了一条报仇的门路。于是，他约上邻居刘顺祥，要到省城昆明去投军。不想，让姐夫撞到了，被他连拉带扯地拖回家，气得罗炳辉大喊大叫：“吃了秤砣铁了心，只要你们不弄死我，当兵这条路我是走定了。”……

真是好事多磨，现在偏偏又让老岳父碰上。

为着说服老岳父，罗炳辉把彝良城里那家寡妇的事儿向他学说了一遍。岳父摇摇头，老泪纵横地说：“抓去的兵，卖出的命，死了骨头都见不到一根，还报什么仇？”接着，又一把鼻涕一把泪、喘着气讲，如果他真走了，家里没个男人主事，二姑娘和小外孙无依无靠，就

只有死路一条了。

罗炳辉想到比自己大四岁的妻子孤苦伶仃，刚满周岁的孩子嗷嗷待哺，知道他们今后的日子更难，眼眶不由得发酸，情不自禁地回头望望村庄。可是，他一望见那村子，就仿佛又看见王海三横行霸道、欺压穷人的凶相，软下去的心肠立时硬起来。他转身对老岳父说：“孩子和他娘拜托岳父大人看视一下。坐着死不如站着干一家伙，我罗炳辉豁出一条命，也要为全村乡亲出了这口气。死了就拉倒，只要活着，总有一天要回来，剥他王海三的皮，烧他王海三的屋。我走了，烦你给我爹娘捎个口讯：不报仇我就不是他们的儿子，就不算个男子汉大丈夫。”

罗炳辉向老岳父深深鞠个躬，再回头望望自己生、长的村子，一跺脚，绕过老岳父，直奔山路而去。

他快步走上山巅后，转身向山下看去，见老岳父还站在山脚下，仰着头眼巴巴地望着他，就挥挥手，示意他快回去，又把拳头打向天空，大喊一声：“我罗炳辉不回村报仇，就算不得家乡的人！”

二

奔走了十七天，终于到达昆明。罗炳辉当即去报名投军。可是，他在这里一无亲戚、二无朋友，找不到铺保，人家不让他报名。

夹衣已经在路上卖掉，又加上一天多粒米未下肚，罗炳辉在凛冽的寒风中，忍着饥寒，蜷缩着身子，在空旷的昆明街上游荡。往哪里去呢？回家吧？“不，我罗炳辉不回村报仇，就算不得家乡的人！”他嘴里嘟囔着，摇摇头。他毫无目的地走完大街钻小巷，嘴里一而再、再而三，反反复复重复着这句话。

夜空，一丝星光也没有，漆黑黑的。疾风中不时传来“叮当”、“叮当”招人算命的小铃声。罗炳辉停住脚，侧耳倾听，铃声好象就在前面。他双手抖索地抱住肩，往锣响的方向走了几步。“去算个命吧。”他自言自语地说。往前走了一箭之地，他又站住，摇摇头。“去他娘的，算什么命哟。反正就是这么个命——坐着等死不如站着干。死不了就要回村报仇。他娘的，我就不信老天爷只让有钱人家胡吃海喝，不让穷人吃饱肚子。”于是，他又抱着膀子往回走，心里暗暗打主意怎样才能报上名。

铃声近了、更近了。

在惨淡的街灯下，罗炳辉渐渐认出那敲锣算命的人是曾在昭通一家客栈里和他同过铺的老尤。他正要招呼，老尤倒先喊起来：“这不是炳辉吗？”

罗炳辉默默地点点头。

“还没找到安身的地方？”

“……”

“没钱？”

“……”

“嗨——真是个憨小子，怎么不说话。没钱就没钱嘛。穷人还顾什么脸面，有什么话不好明说。饭也没得吃吧？”

“唉！人倒霉，喝口凉水都塞牙，莫说住和吃了，人家不给报名。”

“这可是个大事，你就是奔着这个来的呀。不要紧，我们找个地方去住，先填饱肚子再说。去当兵，想得对，有朝一日混个一官半职，有人有枪，回去杀它个鸡犬不留。你将来一定会高升的。我想法子给你上个名字，不过，到时可别忘了我姓尤的。”

“怎么，你有办法？”罗炳辉喜出望外，跳上前去，夺过他手里的小锣，“来，来，我给你敲。”

每天从早到晚，罗炳辉都跟着老尤东奔西跑，求人说好话。十天过去了，还是报不上名字。他是个要强的人，不愿意再吃老尤的，就要他帮忙先找个事做，能混上每天三餐饭就行。于是，老尤介绍他到一个泥水匠那里做小工，帮挑土基。

别的人膀大腰圆，一次挑八块土基；罗炳辉又饿又冷、又瘦又弱，每次勉勉强强挑得动四块。第二天下午吃饭时，他刚端起碗，老板就说闲话：“吃饭象人，做事可不象人。”罗炳辉抬起头，两眼盯住老板，本想发作起

来，顶他几句，可心里一动，又另打了主意：“算了，不理他，反正又不长干。混熟人头，找个铺保，就去投军。”他强压住心里上升的火气，吃完一碗，去添第二碗。他正躬着背在饭桶里装饭，不料老板的儿子拿根手杖在他背上狠狠敲了两下，吆喝道：“真是个饭桶。不准再装了！”

罗炳辉把饭碗摔进桶里，直起腰，捏紧两只拳头。就在他要向老板儿子奔过去的时刻，脑子里忽然闪过私塾先生说的“小不忍则乱大谋”，立刻想起自己要投军回村报仇的事，遂站稳脚跟，大步走出院门。有几个工友追到大门口，叫：“炳辉——工钱，……”

罗炳辉两眼喷射着怒火，大声武气地回答：“去他娘的——留给老板买棺材。”

一个工友见罗炳辉孑然一身、举目无亲、衣食无着，十分同情他，就把他介绍给另一个泥水匠。

在这位泥水匠处干了半个月。他老两口没有儿子，见罗炳辉眉清目秀，做事认真细致肯出力，又不挑吃拣喝，这天便停工炒了几个菜，买回一斤老酒，请罗炳辉吃。在席间，老泥水匠问：“你出门好久了，可习惯？”

“没什么习惯不习惯。”罗炳辉放下手中的小酒盅，打开老泥水匠的主意来，“就是想混个人缘，找个铺保。”

“做什么？”泥水匠的老伴吃了一惊。

“投军呀！”

“年青人——常言说，‘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你抛下妻子儿女、扔下父母不养，怎么去干那个？去不得，去不得呀！”

“老师父，我有深仇大恨呐！”接着，罗炳辉就把自己一家人怎么受王海三欺压的事儿从头至尾、滴水不漏地讲了一遍。老泥水匠听得连声叹气，他老伴听得直抹眼泪。“师父师娘你们看，我能放下这仇不报吗？”

“倒也是。不过，俗话说，‘兵匪一家’、‘兵过如洗’，这号兵那号军，都不是为穷人的。依我说，你就别去了。”

“那、那这仇就没法报了？这苦日子什么时候才有个头！”罗炳辉气愤得一拳砸在小桌子上，震得小酒盅一跳，歪倒了。

老泥水匠伸手扶起小酒盅，斟满杯子，意味深长地看看老伴，老伴朝他点点头。他端起小酒盅，双手送到罗炳辉面前，亲热地说：“来，来，喝干这一盅，我有个话要和你商量。”

“什么事？有事就说呗。我是个痛快人，等不得的。有什么事用得着我，两翼插刀，决不推辞。”

“不急、不急，喝干它……”

“快说嘛，真急人！说了话再喝。”

“好。你是个干脆人，我说话也就不怕占先了。是

这么回事：我俩眼看阎王老子就要招了，身边还有几个活动钱，你不是说‘这苦日子什么时候才有个头’吗？我看你就认我们做个爹娘吧。活着我教你手艺；我们归了天，这钱呀、物呀、房呀什么的，统统给你。你把妻儿老小接来，靠自己手艺，强比在乡下受王海三的欺压。炳辉呀——你看好吗？”说到这里，老两口四只火辣辣的眼光一齐盯在罗炳辉脸上，只等他点头。

罗炳辉站起身，双手捧住小酒盅，敬到老泥水匠面前：“师父的深情厚义我罗炳辉心领了。这做儿子的事可不敢答应，……”

“为什么？”老两口急了，一齐站起身，紧盯着问一句。

“我是要去当兵的。死了算我倒运，不死总要杀回彝良去报仇。给你们做了儿子，这军就找不成了，仇也报不上了。就算有好日子过，我罗炳辉哪有脸活在世上。请师父原谅，这事儿万万使不得。”

老泥水匠特意为这事办酒席请罗炳辉，不想才开口就碰了壁，十分扫兴。他接过罗炳辉手中的酒盅，随手把酒往地下泼去，一脸不高兴地说：“可惜我老两口辛苦一辈子攒下的这点家产，到了还要白白送给别人得便宜。”

罗炳辉叹口气，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师父、师娘，知人知面难知心，你们不知道我这颗心呀。我给你

二老做儿子，不图你们的财，不给你二老做儿子，是要投军，也怕连累你们在家牵肠挂肚。世上男儿多得很，你们诚心，哪怕找不到个好儿子。我实在对不起了。”

自此以后，老泥水匠两口更加敬重罗炳辉了，可就是再不与他亲热；罗炳辉每每看见他俩一头白发、步履蹒跚，也总有一种对不起的感觉。双方这样别别扭扭地相处了两个多月，罗炳辉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就去找老尤，请他再想办法，一定要到军队里去。真亏得老尤地熟人情多，左托人右求人，总算给罗炳辉弄到个在当地炮兵营当伙伙的名额。罗炳辉听说是去炮兵营，乐得扑上前抱住老尤，不料用力太猛，两人都冲了个跟头。等到听说是当伙伙，不算正式当兵，顿觉一盆凉水由头顶浇下，连连摆手说不干。老尤一边拍打着身上沾的土，一边唠叨：“你这号人真少见，不让人讲完话，不是跳就是摆头，爆竹一样，点火便着。你干吗犟得水牛似的非要扛枪？告诉你，人家讲了，先当伙伙在炮兵营里混，混熟了可以补个名。要不，谁肯给你这种一身尽刺、光杆一条的黄瓜做保。”

“真的？”

“骗你是大姑娘养的。”

“可真得谢谢你了，……”

“别谢、别谢，只是不要再冲我一个跟头，头摆得风吹山茶果一样就行了。”